求正錄

26

求正錄篇上

由善而發者陽動而復也由惡而發者陰萌而姤也一姤一復而或至於堅氷有厲或至於配德乾剛相去遠矣人亦孰不欲去彼就此而天理難養而易失人欲易流而難遏遂致善者少不善者多非性然也學之不明也學之不明而蔽者益蔽昧者益昧泥於度數節目淪於功利聲名拘於訓詁意見安於膚竊放肆擾、攘、迷而不返不特道術為天下裂而已

將何以知其善而存之知其惡而去之夫所謂學亦
非他求心而已矣心者無形體可象無方所可尋淨
〻渾〻昭乎湛乎苟全其天則物交而不與俱往事
來而不與俱遷是子思子所謂未發之中發而中節
易繫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也涵養之久自當
融會千古聖賢單傳密印即此求之可謂知本
善者爲陽明爲公平爲正大爲方直惡者爲陰暗爲
私邪爲曲容爲巧佞陽明公平正大方直則事〻快

活陰暗私邪曲容巧佞則事、餒之
物理未易遍窮吾心可以自了、心即是窮理
人之所可見者見不可見者心所可知者始不可知
者終所可測者外不可測者內中心正內行修而能
有其終則君子之道斯過半矣
宋之諸子言仁者多程伯子仁說最好
孔子之言一於理而已至孟子則引物設譬多方以
教之豈孟子之時習俗漸下而然耶

儒者之言理至周子而指焉言數至康節而炳焉孔孟之所不言而言之非得已而不已經秦火而塞矣入晉唐而晦矣時言而言者也紫陽之後大綱小節毫分縷析諸學者不暇於遵守而論說反多不及言而言也君子病之奚病焉病其行之不顧言也可傳者言也可記者文也不可傳者精神也不可記者心術也故言與文可以僞爲精神心術不可以僞飾

即事即物皆理氣也不必多爲之說盧爲之譬多而
盧也故愈說而愈不曉愈析而愈不真
顏子三月不違仁其不違者是人欲凈盡天理流行
靈靈昭昭不雜一物人固有此心人固有此理唯泪
於外誘之私不能与聖人同爾
外物未接本體呈露學者覺爲凡夫儹爲
人心至靈無物不有不汨其天則萬化皆備舍而求
外特買櫝還珠爾

蓍靈中也龜靈物也中也物也而驗往知來者以其靈也況以人之最靈而不得與於斯乎苟知其靈而去昧去蔽則安往而不契

了業孽則無走作了死生則無憂患處己處物安往而不綽綽哉彼絕劉緩緩陷於老迦仰面貪看回頭錯應者特以不能了也

於父母則知孝於兄弟則知友於夫婦則知別於朋友則知信於君臣則知義蓋理之當然初非高遠而

迺今之人有以父母爲異於一身者有以兄弟爲闇於妻子者有以夫婦爲迯於仇怨者有以朋友爲同於市井者有以君臣爲類於路人者以父母爲異於一身則其弊至於生不能事死不能祀焉以兄弟爲闇於妻子則其害至於斁敗彝倫煮豆燃萁焉以夫婦爲迯於仇怨則其歸至於滅絶常道脫輻反目焉以朋友爲同於市井則其流至於落穽下石相戕相賊焉以君臣爲類於路人則其終至於賣國售奸無

所不至焉人紀如此則亂亡隨之非上之人躬行而
而化之則民曷由反本而歸正乎
養之深則發必中理積之厚則用必有裕
連山首艮歸藏首坤周易首乾而易獨傳連山歸藏
不惟不傳其卦位排置爻象作用亦無稱説者豈侖
意立說大戾於周易耶周劉炫作僞連山易歸藏易
隋時始出僅三篇而亦不離其真僞皆廢不行
易更三聖謂伏羲文王孔子世歷三古謂伏羲爲上

古文王為中古孔子為下古孔子傳之商瞿、商瞿傳
馯臂子弓子弓傳矯子庸疵庸疵傳周子家豎家豎
傳之孫虞或云光子乘羽孫虞傳田子莊何仲尼弟子傳所載田何與漢書所序頗異
傳王同子仲王同傳楊何自田何以上源出於一自
何以下流分為四而施孟梁京之學立矣施、讎也
孟、喜也梁、丘賀也京、房也支條既繁派別亦
殊漢之易十三家唐七十六家宋一百四十家皆周
易也今之所盛行只程朱傳義邵易雖行人無得以

會之者易之爲道潔淨精微以邵氏之天挺猶且七年而後有得至於伊川既草其傳甚疾也始傳於盡門人之高弟如上蔡龜山亦不得與聞於生時學易之難於是乎可驗矣論易者必理其心、與理一然後方可以學易不然而徒以一知半解推測於文義之間而曰我爲易也不亦迂乎

後漢諸名士如黃憲荀淑郭泰徐穉之流資禀極高黃憲則尤淳古不雜使知聖學之門戶則又不在宋

室諸子之後
濂洛未出之前士夫之有高才美質者純用老學而
其事功有大可稱者如漢之蕭曹留侯晉之王謝宋
之李沆諸人是也
明道定性書簡易明白據前賢所未發後來論學者
未見有及之者以此知明道迥拔於諸子也
儒者曰未發之中老者曰衆之母禪者曰本來面目
皆言心也而儒者之養也其功至於位天地育萬物

老者之養也其欲止於輕安保精禪者之養也其極
歸於脫離生死蓋由於公私之分爾
自孔子有吾與點也之說而後之為禪學者咸宗之
蓋其言快爽通明有擺落世累之意故高明簡易者
樂為之稱道
邵氏無名公傳將天地萬物為一傀儡看過以其異
於兩程頗
象山之書其辭平陽明之書其辭肆象山之資高故

血氣小陽明之資豪故血氣多
楊慈湖簡雖曰陸門其自得過人遠甚
朱子既沒門人之卓卓者多矣如黃勉齋李果齋蔡
九峰終身踐履以道自任魏浚西山真氏亦繼以起
私淑於朱子之門而然視程朱則不無一間之差而
且道之難孰如是哉
金履祥許謙許衡吳澄皆是儒先而魯齋草廬之仕
於元未免自任過大之失

劉靜脩人品極高遁不仕元一鄭度越諸人
皇明啓運巨儒輩出而薛文清一遵朱氏衛道之功
鉅矣
中朝近世學術雖名祖述濂洛而考其言論太半雜
於仙佛豈陽明白沙之流弊耶
陳白沙之學深潛縝密得於靜者為多故立言亦有
可觀
身病可醫心病難醫身過易去心過難去

人之善惡畧分只是一念間一念不差可以擴充、之不已聖人可學

前古之君子處身易後世之君子處身難求備之過也前古之小人見之甚易後世之小人察之甚難文飾之極也

理無消息氣有盈虛

幾者動之微聖人先幾賢人知幾衆人失幾

理明則不惑義精則不撓

物我消則心地寬平利欲祛則心地清涼息慮息則心地寧靜欲爲學必先斯三者

出處在我不在人昔胡安國仕止久速由道據義行其志之所安其出也非由勸勉其去也不可挽留嘗謂朱震曰安閒唯講學論政當切、詢究若夫去就語嘿之幾如人飲食其飢飽寒温必自斟酌不決於人亦非人所能決也之言也足以爲後學楷範

器狹者好自伐

易寓言也泥於象數則不足以盡其辭之廣大拘於
爻繫則不足以窮其用之微妙惟其不失時義知進
退之幾者然後可以言易矣

謝安石甚知老學者欲爲而不見其迹

三代以上未聞有爲學工程而多聖賢蓋由之也所
謂身爲度也躬行實踐之道熄而講劘討論之風興

焉無道之外降人品之高下因是可想矣

東漢人品忼慨尚節義雖曰可觀而終不如西漢之

質學近古

老深而細莊大而疎老用意精莊用意傳老優

出不如處說不如做治世拘儒之通患此陳同甫所以起事功之論而輕視儒者也若真儒則內聖外王明體適用何不通之有

素位而行則不隕穫於患難

易言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知崇是尊德性崇禮卑是道問學事

竊天地至妙之用以爲自私之具者老子也
治世尚德亂世尚才尚德則君子進用尚才則小人
竊権
治世之士尚默亂世之士好議論尚默則風俗
厚尚議論則民志分
初進之志於名者必非吉士
同人于野爲一卦之最吉蓋無我也
元祐之初明道先生以宗正寺丞被召道卒恨不見

朝道其月三年之布告綱目也朝道遷亭而遇丘邑
公相繼論殺豈非天乎讀宋史至此不覺長吁
吉凶悔吝俱生乎動靜而看者審矣
東方人氣稟偏淺少有所長即自足之故德業文章成
就者少聞有之皆不大康節以生中國為樂者不亦
信哉
將興之世必有興王之臣將亡之世必有亡國之臣
國之興亡可以君子小人休旺卜之為人辟而使君

予裏小人識者自伐也
家之慶曆熙寧多賢而范歐之輩不能數年安於朝
又不如元祐九年之盛高后之賢哲眞可謂堯舜也
哉
孟子對齊王好色好貨之問乃易所謂納約自牖也
魏徵對昭陵之問亦此類也
戴德以禮聞而漢書何武傳其載行事不類儒者何
耶

東坡豪傑之士也介甫當朝而不肯附者固素履迺
至於涑水入相而不雷同此非和而不同者耶亦以
得罪程門驕虜攻之不遺餘力而世之儒者遂擯之
如不及可謂過矣每咏其周公与管蔡恨不并三間
之句未嘗不瞠乎其後也
上世是非好惡俱亡中世有是非而無好惡季世有
好惡而無是非
牛奇章亦一時名人也顧其類多小人爾故君子慎

所与
牛奇章黨維州憑恒謀事胡氏温公之論互有異同
而朱子斷之曰事正而心邪雖使奇章復生必當無
辭矣
歐之文正蘇之文奇歐之文經蘇之文權兩公之文
是見其所造
王者之徒明於義理伯者之徒明於利害明於義理
故服天下明於利害故勝天下堯也舜也無所事於

服而天下化
君子之純者必有過人之德小人之尤者必有過人
之才、之不可不愼也如此
八漢文唐詩晉書宋學亦一天地之氣數
聖人不得已而言賢者當言而言後世之儒名者不
須言而言不得已而言故言是以開物成務而爲後
世法當言而言故言足以動人而爲當世用不須言
而言故屋上架屋無裨實用而支離日易厭

孔子曰用則行捨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所謂行者
行其道於身也藏者藏其道於身也用舍無與於己
行藏安於所遇茲豈群弟子之所能唯回也能之此
顏子之亞於聖人也然而以行藏二者論之亦有
難易之別舍而能藏雖在賢者猶或優爲至於用而
能行非夫足以經綸贊化者未可以語於斯也故出
者難爲功處者易爲名後之儒者學不優而輕自出
有若可以當天下事〻未必成而只自辱焉此君子

所慎也
漢文初載丞相白立太子文帝辭以綴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頻請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至欲讓於諸王此豈浚無所得聞也漢文其卓矣哉彼父子相疑兄弟相猜者獨何心哉
漢高漢文光武明章皆非唐宋諸辟之所可及若文帝之資而得周召輔之則何渠不逮成康象山之以武帝殊文帝者辨矣

上古君臣之際一何簡易也都俞吁咈而已堯舜相傳餘百年而見諸政令只兩典後世君臣禮遇甚盛而情志愈隔政令漸煩而治效日降史籍汗牛而可觀者少噫生不逢堯舜後世之患賢豈可悲也

禹之後歷啓而已有太康未數世羿浞起湯之後僅三世而太甲放桐武王之後傳兩葉而昭王不返信乎皇降而帝帝降而王而放弒作則詐力不得不起

吁

周自昭王以後被弑者四人幽王悼王哀王思王也
出奔者四人厲王惠王襄王敬王也被射者一人桓
王也疑武王滅殷後二百五十七年而平王東遷雖
曰八百無寧歲矣

春秋二百餘年之事跡只君臣父子夫婦之變無一
善可紀天地之一厄會也

子産叔向晏嬰春秋之傑然者子産優於二子
子皮取人爲善不可及已

吳季札老氏之徒也

蘧伯玉不聞君出入於臣道何居

孔子言武王之功曰一戎衣有天下猶不失天下之顯名何其只言顯名爲也言堯則曰蕩、言舜則曰巍、言文王則曰盡善矣不失顯名云者聖人之微意也東坡之論有見乎此矣

聖賢之言隨事各有當然之則千言萬語皆是以爲法如語父子則事親者法焉語君臣則事君者法焉

善莊列則將天地萬物作虛喬一箇事三十篇文字
皆同讀者逍遙遊可了全篇
太極通書類繫辭漢推圖對類莊子
濂溪之文高深兩程之文簡正晦庵之文浩大
康節之文廣遠橫渠之文莊重南軒之文明暢東萊
之文纖密象山之文峻潔
大臣如李固杜喬社稷之衛也
東漢人才一變可以至道

東漢人物洒落至今猶有生氣

西京人稟氣醇厚如董江都置之孔門不讓於七十子若降而生於趙宋必當與諸子頡頏

賈長沙之治安策如檢束諸宗室數節固近於法律若輔導太子等語甚古承秦焚坑之後乃能談遂古制猶、王度其資之英邁可想亦江都之匹也

唐人專尚文詞退之光範上書潮州謝表陋矣

倫紀出於天而不可易冕弁由於人而不必恒周之

貴〻得無小踰越於窩之長〻親〻乎
子張病乎務外而乃其終以得亞爲幸噫其得於夫
子而能識之旋死生人事之至變而處之不失其常
亦可謂高矣
朱子啓蒙曰歐陽公大衍說而發端歐陽公亦見夫
道之一端者也
蘇東坡經解朱子多取之如書康王之誥釋是一節
朱子所未及揚推者是爲後世法也胡氏亦於春秋

傳以釋見爲非釋服卽吉

聰明聖智而守之以愚功被天下而守之以讓此理最好

無物則不累於物無我則不累於己不累於物不累於己則理明而道立天下無難事矣

好榮而惡辱故榮辱是以累之求得而患失故得失是以攖之榮辱得失惟義是視而已無與焉則雖而無頃蘀之患矣

禮者制形者也以制心爲本

曲禮是居處恭與人忠之節目

生曰父曰母死曰考曰妣考成也妃媲也

宿草不哭朞年之義也視朋友猶兄弟也

殷以大夫以上爲爵周以士以上爲爵

古者有誄則有謚

殷娶同姓至周不娶

疾而死有復死於兵刑不復也邾婁矣復君子非之

士喪禮小斂衣十九稱大斂三十稱衣之多少而有
大小斂之名也
子游麻衰牡絰於惠子之喪而文子復虎之位豈非
勇於改過者也
絰者實也明孝子有忠實之心也
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而陳莊子死晨而哭之則是
非出於性情也禮之記之記衰世之變也非回得禮
之宜也

未仕者不敢税人國禮也終身不仕者其終蔑税人
之禮旅行之有不通處
義起於情之所及而不起於情之所不及禮生於義
之所加而不生於義之所不加故因情以為義而義
所以行情因義以為禮而禮所以行義
哭踊之節殺其情也處賢者之過於數也衰絰之物
與其衰也處不肖之不及於禮也
漢之立國三代以後最為近古儒者亦多知博如漢

無儒者則後世無以稽古定制亦本漢儒所傳而刪
潤之漢儒之功多矣亂後之人不知漢儒之功之大
而唯務詆訾甚矣
天子之官古者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
士三公取陽數也九卿倍而三之也二十七大夫又倍
卿而三之也陽數窮於九九九九八十一若黃鍾之律
終於八十一云
三代之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如之何不得所

也
養老有四養三老五更一也子孫死於國事養其父
祖二也養致仕之老三也養庶人之老四也
先儒以禮運大同小康之說爲非儒者語余竊以爲
不然天地之生久矣前乎堯者爲六萬年後乎堯者
又將六萬年書契所紀僅三千年間事爾大同之世
邈乎不可考雖堯舜之世以還古則風氣已開矣康
衢徵服猶有治亂之慮四罪咸服未免黜陟之勤況

三代耶湯武雖曰應天順人殷周以還遂事變之端無
所不有矣可以之大同之日耶禮運所載莫夫子之
言也後人嘗言湯武不知湯武是天地無遷之流薄
之始也吁可慨已紂之頸懸於太白則抑何甚哉
郊者天子外祭之重者也禘者天子內祭之重者也
魯而禘孔子猶非之況外藩而可以郊乎
經禮如冠婚喪祭朝覲會同之類曲禮如進退升降
俯仰揖遜之類

禮云大夫不主士之喪此周之貴貴之辭也有親屬之爲士者死而無主則其親屬之大夫敢曰我爲大夫不主其喪乎此禮之承於情者也
禮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與焉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擧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五者一得於天下民無不足無不贍者五者一物紕繆民莫得其死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噫
堯典叙堯之治道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孔子稱堯

舜之德自堯舜之道孝悌而已孝且悌人倫立矣人倫立則民得其所行事於民者如唐之太宗雖聰敏治而行則倫犢武曌之亂韋氏之亂太真之亂皆由於太宗之貽厥無道後之人君知所戒哉

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也知樂則其庶幾於天地之道乎

武之備戒之已病不得其人也天應人順曷何不得之病武於是乎未盡善矣至於思不遠事則何不期

之有吾未達也
武勝殷而滅國者五十則殷之諸侯未盡服也周誥
之民至成王未定則殷之遺黎未盡服也予何其不
服也武之德降耶抑武之變化耶
夏之不求備不大望猶有帝之遺仁求備則遠於仁
強民則背於仁王之道下矣哉
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難進易退之節也
鄭莊不殺段其以外保國缺然而胡氏以忽突之亂

歸於克段之報
鄭莊納穎考之言不失母子之倫矣立考叔之後知
有兄弟之倫矣免於倫斁矣差賢於終不知返者也
夫
晉之內亂士蔿始之獻公既烝齊姜又翦同氣爲能
無奚齊之變以重耳之賢而猶有懷嬴之穢家法然
也
禹貢田下而賦上者人功修也田上而賦下者人功

少也
周制司馬法六尺為步、百為畝、百為夫、三為
屋、三為井、十為通、十為成、十為終、十為
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十為畿、方千里故丘有
戎馬一匹牛三頭甸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
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一同百里提封萬井戎
馬四百匹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謂百乘
之家一封三百六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

四千井戎馬四千匹車千乘以諸侯之大者謂之千乘之國天子之畿內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戎卒七十萬人故曰萬乘之主

井田受之於公故人不得賣買至秦開阡陌民遂私其田互相買賣戰而得甲首者又益田宅甲首五則隸役五家兼并之患自此始而無限制矣

漢志云秦廢井田開阡陌說者皆以開爲開置之開

者非也乃病其遂溝洫澮之四周田有遺利而決裂
破壞使皆盡為田上收其稅也
用錢自太昊始高陽民謂之金有熊氏高辛氏謂之
貨陶唐氏謂之泉商人齊人謂之布莒人謂之刀
周禮遂大夫禁戒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
皆書于版異其男女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萬民
之數詔司寇司寇獻其數於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
所謂司民協孤終司商協民姓司徒協旅司寇協姦

牧物職工物草場物人麋物出者也古之王者民政
之繳審著是故倉庫調用有成算矣後之人君唯後
其意與其死生耗息逸不相及其何以為國
秦人什伍之法無大戾於周制而原其本意有若天
壤周之制欲其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為
仁厚輯睦之俗也秦之法欲其相伺候摘發為刻核
暴虐之政也雖綿絲顛於是乎判矣
王制之後還齊桓之內政其於崇德繼惡可謂備矣

不如是何以爲王何以爲霸

漢孝昭初立詔有司與賢良方正議塩鐵均輸榷酤得失爭從賢良之議漢治猶有質也後之數策取士曷嘗聞有採施者

爲人君者事無大小付之於法人無賢不肖付之公議中焉拱己而立是以無爲而理

四代之學虞則上庠下庠夏則東序西序商則右學左學周則東膠虞庠又有成均辟雝瞽宗之名上庠

東序右學東膠大學也養國老下庠西序左學虞庠小學也養庶老
東京太學諸生危言激論激濁揚淸者皆三萬餘人而皆羅支罔鴻都無恥之流乃反得志是帝之心頑以此爲培養之鄙可謂有目而不見白黒國安得不亡
四代之學周兼之虞庠祀堯舜夏學祀禹殷學祀湯東膠祀文王且取當旹左右四聖者配之此卽今

日國子之推與也

古之見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者以釋菜爲禮

唐虞以上官之所治者天事也有龍師水師火師雲師鳥師之名國語左傳詳其概鳳鳥氏曆正也玄鳥氏司分也 二分春秋分也 伯鳥氏司至也 二至也 青鳥氏司啓也 立春立秋也 丹鳥氏司閉也 立秋立冬也 祝鳩氏司徒也 雎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雉爲五工正九扈爲農正自顓帝以來不

能紀遠命以民事而有五行之官曰句芒曰祝融曰
蓐收曰玄冥曰后土降及堯舜始有任事之官三代
則務繁矣天人之際判而治亂之形錯矣
杜氏通典載歷代官數雖未必盡審要必有考據可
得其大略矣唐虞六十夏商俱百二十周六萬
三千六百七十五前漢十三萬二百八十五後漢七
千五百六十七晉六千八百三十六宋六千一
百七十二齊二千一百三後魏七千七百六十四北

齊二千三百二十二後周二千九百八十九隋一萬
二千九百七十六唐一萬八千八百五文獻通考載
宋一萬三千餘員云天地之生久矣人物之息繁矣
宜乎後季之官隨世而冗也以億兆之民千萬之官
所奉者一人尊矣貴矣而彼不務德政戴冕據除
唯椽縣人民是娛者抑何心哉
乾之具四德猶天之有四時人之有四端他耶則否
焉

陽爻曰九、陽數也陰爻曰六、陰數也九六天地
之生數也一三五爲九二四爲六
以乾之健也陽也其四德也而初戒勿用三戒惕若
四戒或躍上則有悔吉而无咎者二五而已君子之
得其旨難矣
龍德正中而其要只在於庸言庸行噫非屋漏之爲
通徹實踐之爲白日者孰能与於斯
六十四卦九五之爻亦多矣而未有如乾乾之盛者以

皆也以此而知湯武之九五不及於堯舜之九五
陽而窮猶有悔宜乎坤之上六有玄黃之災也自古
大權大奸其終無不誅滅者豈特有悔而已哉於陽
則只戒以悔於陰則乃以血繫之垂諭至矣
坎為雲震為雷未成雨也為屯反對為蒙坎居下則
雨矣故蒙家取水為象
山下出泉水之初生也其義蒙也
介二陰之間而不失其位居純乾之上而有亨貞之

義宜其為酒食之言也

有孚則何咎而乃至於窒惕者處訟之時也

訟非吉卦而上九之外皆無咎者以不終也終則

當凶且閑不遷改之意乎

一陽居下而得位處陰之中五陰從之有師之象及

對為外則有君之道居五故也然則何以不為相而

為將耶相在內而無所統將在外而有所領五陰之

從即領于陽而為將之象

小畜以一陰而止五陽也陰也故言小
天履于上澤履乎下信也
大哉大有盛哉泰乎火在天上文乎明乎有日之
象也天定則何不吉之有然而無平不陂城復于隍
著戒於三六則居安慮危深矣
天下無不可為之時故當否之五而戒以苞桑上九
則直言傾否其亂極思治之時乎無往而不復
同人明在下故其德不及大有

苟謙矣德莫盛焉謙之六爻無不吉

雷出地則有聲作樂取夫聲也而豫則有鉊曰盱曰鳴曰冥戒之也

雷不在天不在地而在澤將入地之象也故取以晦息

山靜物風動物靜而復動有事之象也

臨之六三居兌之上兌說而有利口之象戒以甘臨也

蠱而不蔿即未發前氣象也
噬嗑象頤噬而復合也
賁交相文也
剝之上九反而為復其理妙
无妄之災醒覺之厄也
山豈能畜天而天在山中則所畜者大也畜君何尤
近之矣
上下俱陽而回陰居中陽覆陰〻承陽有共食之義

斯爲頤
大過君子之所愼陽過也
居設而有六四之大臣則坎足以濟
离日也明貴居上故上九有正邦之吉
咸男女之義也下經主人道男女人道之始也
雷風變化而不失其常謂之恒
二陰進而已有遯之義乾之三爻之遯者一好一嘉
一肥夫遯何咎故其義吉也

雷在天上有大壯之義非禮不履壯于行也
火在天上則大有矣天下之象火在地上則明止於
地一身之象兩卦以之
明夷聖人嗟夏商羑里千古之所憤惋也豈非用晦
而明耶
明乎病憤乎睽家人之德乎
遇主于巷聖人之致曲也
地險艮止險而又止非德難濟故蹇之六爻皆有德以

濟之
澤深則山益高損之義也
雷風變化則爲恒風雷相資則爲益言不易方有大
權不迷之義遷善改過有變化氣質之義
火雷、火皆以折獄取象取其義也
火在山上非其所也旅之義乎旅之時乎上九以焚
巢言者取山上之火也九在上也
順而又順申命之義風有行象傳命之義

澤上澤下之相麗二友之象也
取象莫切於渙風行水上安有不渙之物乎渙汗渙
之盛也
渙之後有節聖人之微意也
中虛者無物也無物故誠、孚也
小過君子之所慎隱過也
否次泰未濟次既濟治亂之相乘也聖人於此有戒
心乎

見君子之時也
姤小人之初也
澤上於地水之聚也物之聚者莫大於水故爲萃
風在地下風非數下必升〻之象乎
水當在澤之上而反居澤下無水之象也澤無水爲
困枯澤也困孰大焉致命遂志處困之道處不以道
不勝其困矣
木上有水綆之象也井有養民之義

草天地之變也非聖人之所設
木上之火烹飪之義鼎有鼎之象上卦有盖之形下
卦有足之形
震動之極也艮静之極也動而恐懼修省静而思不
出位教戒至矣
山上有木高以漸也又風也山上之風莫高焉卅高
必以漸
歸妹何以稱妹女不可自專

揲蓍之法有數之用有數之存有數之体大衍之數五十數之用也五十天地之成數也始於一而備於五小衍之為十大衍之為五十參天兩地為五十者。兩其五也五十者十其五也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數之存也五十有五天地之積數也天數二十有五者一三五七九之積也地數三十者二四六八十之積也自一至九天數五也自二至十地數五也以地六合天一五位各有合也乾坤二卦之策萬有一千五

百數之終也揲之而得四者九是爲老陽之數三十有六從而六之不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乎揲之而得四者六是爲老陰之數二十有四從而六之不曰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乎二篇之策陽爻百九十有二陰爻百九十有二不曰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乎三爻象三才初爲地二爲人三爲天以重卦言則一二爲地三四爲人五六爲天一倍之法也倚數者依於數也

六十四卦方圓圖即八卦之序也但生子而成方圓
圖爾

龜山云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亦易玷缺君子當渾然天成愚以之言也為未可以為後生訓也夫渾然天成聖人之成德顏曾其猶病諸豈可人人而有貴乎君子者以其光明正大直方不撓也苟畏斥而事事求其無圭角則免於鄉原者幾希患本自知此晩年出處不能免後學之疑

上言

者其會男子乎

道之道盡之于天者太極也天之道盡之于地者陰陽也

蔡氏皇極内篇九數也揲蓍以三爻用九

郤易郤氏自推而得之者也無所做蓋作者也非元定則亦無能理會者

令人見郤易天地終始之數無不望洋而細觀之則不過以十二三十乘之至於辰之辰而窮也讀易而

不知此則直其所謂無一星之稗不若讀近思錄一遍

易之既畫存乎人未畫存乎天

無思無爲致一之道也

日月居乎東南天之陽也火石處乎西北地之陽也

陰陽屬天剛柔屬地纜組屬人皆莫之爲而爲也

求正錄卷中

古人以心喻之鏡喻之水鏡取其明水取其淨明者鏡之本體淨者水之本體物翳之則鏡失其明風搖之則水失其淨翳去則明自還搖止則淨自還為鏡與水惟無翳與搖而已本體之外不加毫末自淨自明久則神淨久則定萬形畢呈照之耳其愚者放而不知求智者矯而至於鑿

天命之性無不善氣質之性有善有不善孟氏之言

性善天命之性也荀氏楊氏之言性惡性偈指氣質
之性而不知有天命之性也且不知天命与氣質之
爲殊也天命之性渾乎難見氣質之性著而易用凡
物欲之蔽皆爲於氣質之累氣之禀於人也多駁少
醇此所以疑乎性之本惡本歸也水本清而流入於
澄潭潔潤則清与清爲一而合其清流而入於濁河
圂湫則清爲濁所汩而不得全其清此天命氣質之
所以分也心鏡性情心清則氣亦清心污則氣亦污

復性之本在乎心惟大賢爲能復性下焉者出乎而已

命之說有二仁義禮智受於天者謂之天命窮達壽夭係乎人者亦謂之天命一卽性卽理也一卽氣卽數也理無朕也屬天氣有朕也屬形纔形爲物矣纔物有成壞矣纔成壞有美惡長短吉凶矣其所以然者理也二者不相離矣故聖人率其性之當然而任其數之自然後之人違其當然而不由之昧其

自然而從圖之參矣

情有七而發於性人之不可無者也但以中節不中節爲聖凡之別聖人之情一於理故情而性凡人之情多發於氣故違性者爲小人之情純乎欲故反於性而淪於惡君子慎所以用之苟使情之用而顧諟明命則其庶矣乎

志者萬事之先而志有凶有吉善惡邪正無非志也遠近大小無非志也志之所向趨及從之志不得其

正終無望其為吉人矣為學者貴乎志志立則心定心定則功成嘗觀於人少而深身長而服義貴貴望道者未有不成就少而放裂長而惰蕩訑訑都步者未有不淪陷志雖立矣須健而不息一而無貳息則間貳則雜間則懦得以入之雜則邪得以隨之懦與邪壞志之媒蘗也

孔子曰汝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君子小人之分不過誠與偽寔與名之間已矣誠者蔽於天理而自然

也發於中心而無飾也言非有爲而必顧行也行非
有爲而必踐形也肫肫然敦厚而去其華采也程程
然深遠而貞其笑見也屋漏如稠廣也宵寐如白日
也鄙猥婦寺之談不出於口也營爲財賄之計不萌
於心也容儀端整而自視若冠冕佩玉也飯蔬飲水
而自視若列鼎方丈也其居如此其動如此其事父
兄事君至於夫婦朋友一於誠無窮也則不患其不
爲君子闇然而日章矣僞者則不然治其貌也以媚

人為務治其言也以動人為得涉獵古今以為博也滑澤藹之以為達也外為疎闊而達於俗也陽示簡潛而傳於古也安於自欺而異其表也幸於欺人而售其邪也訐直而悉众也循優而悦世也凡若是者其態不一故以黨之賊而程門自以持敎以檜之姦而康侯不能不惑淺之觀人者其無蔽於名實則幾矣

少而欲好衣服美飲食長而欲治車馬盛畜積者皆

非士也有一於是雖日誦經傳日談性命僞而已
人生有定分周公之富貴顏子之貧賤皆其分也
才與器俱然後才為器所畜而能成其德若徒才而
已非徒不能成德亦有因才而益其惡者
為子弟者謹厚為先輕俊非所宜也謹厚而為惡者
未之聞也輕俊而不流於不善者寡
與之言道德則泛而無塵也與之言文章則悅而能
會也是以為士狀曰視其迹不如視其心聞其言不

如察其行

欲者理之反也利者義之反也內多慾而言理則終必爲大奸喻於利而言義則終必爲大貪

橫渠以禮敎人朱子美之盖以約失之者鮮矣

閑思慮極害道

𪧐起者、起私繞私則有物我不能虛受

曾子語一貫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可謂能近取譬何嘗有高遠之語使後之儒者論一貫則必談天談

性引以伯高無所不至孔門教人愈近愈下而切於
人之日用如飢之必待食寒之必待衣必得其效學
者之言愈高愈大而與人事不相干珍如珠玉而不
足以療飢華如綺羅而不足以禦寒故談道者多
而得道者少
三代之隆爲士者先爲小學故於大學綱領節目即
不勞而知不勞而成後世之士不爲小學而徑爲大
學焉自以成哉我朝寒暄先生半生讀小學眞可謂

切己
大學之書只言綱領條目而程朱說持敬以爲大學進修之階此寔聖門三昧而然無儀節度數故務外者或以言語舊之也至於曲禮節文乃下學工程不可偽爲者也必先從事於此使筋骸有所持循檢有所隱栝以慮有所安帖然後可以無杆格矣今之談道者如說冥闇事是未嘗及而直以言語形容之

鮮失於破釜色見於豆羹見幾知著

善言人之過者必有忮心有忮心者非君子也君子

嘉善而矜不能

今人瞑目端坐自以為體認天理而端坐之中甚無

邪思妄念幾何人哉苟其有之不如且舒肆

人之心不走作則可以聞道

士大夫家必須有家法苟無家法雖貴如季孟富如

陶猗其子孫終不免欲敗度縱敗禮以傾其世業

朋友以道相求以義相合其所取在道義無道無義
斯不足爲友之故友有不善則絶之至於親戚出乎
天倫善亦吾親戚惡亦吾親戚唯視天倫而已故親
戚有不善則彌縫而隱其醜亦助而周其急如是而
上者摘抉瑕累鋪揚過垢彰聞於別人則非所以存
天倫人家子弟所宜深体之也
姑婦之相訾妯娌之相失娣姒之相毀恒出於大家
世族之富貴者乃若貧賤之家友無此患何也蓋貴

盛之家習於驕傲慢佚自尊而不尊人自貴而不貴
人待人必先尋人之過誤以譏之雖有所長不言其
長而但求其短使不得容又多聽婢僕間言以爲之
證終至於恩義不全此所當深戒也大抵人家子女
多則其所配合皆是別人和協甚難唯在家長主婦
忠信以莅之敎學以持之掩過揚善忍詬忘敝使群
從子弟各得其所此尤人家之所先務也
世俗相譏揣多是冨訾貧貴訾賤殊不知冨貴乃身

外之物一朝頽而直為其笑耳
恥貧者不足与言學欲貴者不足与言節
以口給禦人以口雜餂人皆非君子
君子寧爲人所欺不忍欺人寧爲人所負不忍負人
也
戯言人或有不屑者至有以親姓名相戯而恬然受
之者李恒傀之徒積以父名名而平生不賤者況以
親爲戯而恬然受之乎

關雎摯而有別聖人稱之人家夫婦不相悅者爭鬪
扶隱過傳於人耳非君子也
讀書爲文古之君子資乎善今之人資乎外飾
善見人過者必輕於自檢
能省其身者不喜言人過
興家者多由儉素恭謹敗家者多是驕奢縱佚如
符之契無家不然
子弟之賢否是以占家之盛衰

孔子言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此最爲後生所佩服者也見今少年喜新奇厭卑近忽經常雖長者訓戒未必不摘抉而譏議之不顧吾家子弟有此弊也

易之見惡人是大賢以上事無立脚者爲之鮮不淪陷待小人當謹之於始不親不昵若既昵之後隨事難處矣

有善無寧善處學者當佩而勿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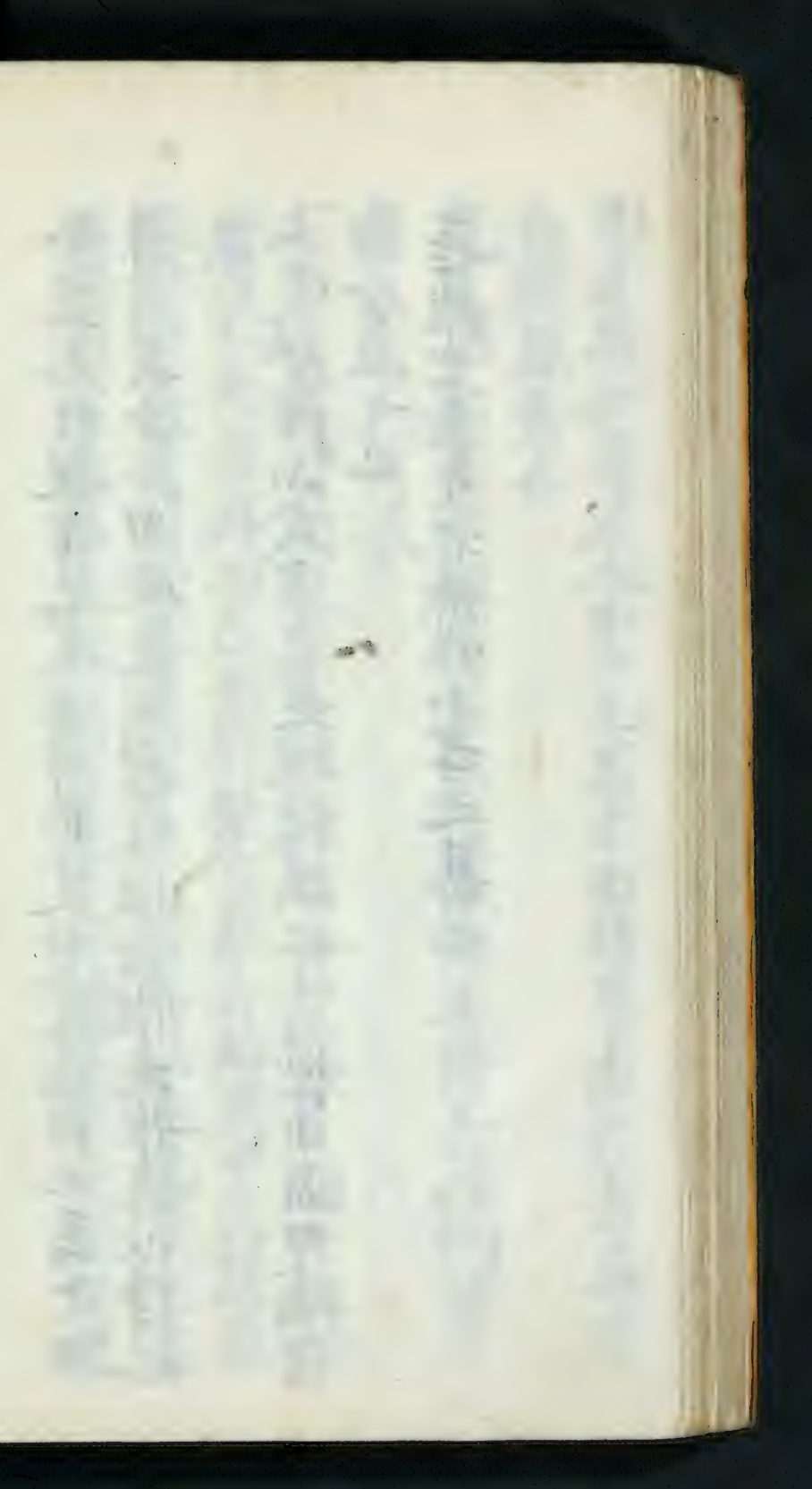
有才而如無才人不覺其才而臨事而發者真才也德勝者也

交友必取其平恒信實然後能保其終若傾回互者未有不携貳

余少喪怙恃鞠於外家僅能治科業拔身期於牧伯令長不失家聲而已至於崇官者非始望中嵗誤恩驟加叨忝宰列揆之涯分可謂濫矣放逐流竄傍莫非福過之灾然家無擔石足免於驕奢之失固守選

分足免於徼倖之戒 徼倖即小人行險而徼倖也 為子孫者庶其体此勿失家訓惟謹惟儉惟忠惟信以持之哉

人家喪祭禮品式要爾定覩使後之子孫富者勿踰貧者企及可也

喪雖主哀至於滅性不孝之甚也

來正錄卷下

易流為術家儒者所不舉然其妙契實通不可泯也
世上所傳世應占訣河洛數等書及唐曆志中所載
節氣倂為術曆之用世之業易者或有未及究故并
錄于後

凡天地萬物之理皆具於方圓圖而作用不同宓羲
文王方位有殊而其用相資猶河圖洛書之互為表
裏也此孔子所謂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

皆不可爲典要而周流不居者也故胡玉齋以部子
子半之說推以爲部氣之圖則似与曆家有異意然
類聚玉齋以四中分配于卦而列隷二十四氣曆家以
月令分列二十四氣之内是分而又分也爲卦不得
不差池也方圓部氣与十二辟卦不同者亦此類

納甲之法蓋取月受日之義

月之初生爲朏一陽下生月作震象三日昏見西方
庚地故震納庚

月之初八上弦陽生盈半月作兌象☱昏見南方
丁地故兌納丁
月十五爲望三陽盛滿月作乾象☰昏見東方
甲地故乾納壬甲
月十八始虧一陰下生月作巽象☴沒于西方
辛地故巽納辛
月二十三下弦陰生盈半月作艮象☶沒于南方
丙地故艮納丙

月三十日為晦三陰盛滿月作坤象☷沒于東方
乙地故坤納乙癸
坎中陽故納戊
離中陰故納己此乃納甲之所由起也
胡玉齋因冬至子半之說推爲節氣之圖
坤復冬至子中
頤屯益小寒丑初
震噬嗑隨大寒丑半

无妄明夷立春寅初
賁既濟家人雨水寅半
豐離革驚蟄卯初
同人臨春分卯中
損節中孚清明辰初
歸妹睽兌穀雨辰半
履泰立夏巳初
大畜需小畜小滿巳半

大壯大有夬芒種午初
乾姤夏至午中
大過鼎豐恒小暑未初
巽井蠱大暑未半
升訟立秋申初
困未濟解處暑申半
渙旅白露酉初
師遯秋分酉中

咸旅小過寒露戌初

漸蹇艮霜降戌半

謙否立冬亥初

萃晉豫小雪亥半

觀比剥大雪子初

唐書曆志及河洛數節氣

常氣月中節四正卦　初候始卦　次候中卦　末候終卦

冬至十一月中坎初六　立蚓結　麋角解　水泉動

公中孚　辟復　侯屯內

小寒十二月節坎九二　鴈北鄉　鵲始巢　野雞雊

侯屯外　大夫謙　卿睽

大寒十二月中坎六三　雞始乳　鷙厲疾　水澤堅

公升　辟臨　侯小過內

立春正月節坎六四　東風解凍　蟄虫振　魚上氷

侯小過外　大夫蒙　卿益

雨水正月中坎九五　獺祭魚　鴻鴈來　草木萌

公漸　辟泰　侯需內

驚蟄二月節　坎上六　桃始華　倉庚鳴　鷹為鳩

侯需外　大夫隨　卿晉

春分二月中　震初九　玄鳥至　雷發聲　始電

公解　辟大壯　侯豫內

清明三月節　震六二　桐始華　田鼠為鴽　虹始見

侯豫外　大夫訟　卿中孚

穀雨三月中　震六三　萍始生　鳴鳩拂羽　戴勝降桑

公革　辟夬　侯旅内

立夏四月節震九四　螻蟈鳴　蚯蚓出　王瓜生

侯旅外　大夫師　卿比

小滿四月中震六五　苦菜秀　靡草死　麥秋至

公小畜　辟乾　侯大有内

芒種五月節震上六　螳螂生　鵙始鳴　反舌無聲

侯大有外　大夫家人　卿井

夏至五月中離初九　鹿角解　蜩始鳴　半夏生

小暑六月節离六二

大暑六月中离九三

立秋七月節离九四

處暑七月中离六五

公咸 辟姤 侯鼎內

溫風至 蟋蟀居壁 鷹學習

侯鼎外 大夫豐 卿渙

腐草為螢 土潤溽暑 大雨行

公履 辟遯 侯恒內

涼風至 白露降 寒蟬鳴

侯恒外 大夫節 卿同人

鷹祭鳥 天地肅 禾乃登

公損　辟否　侯巽内

白露八月節巽上九　鴻鴈來　玄鳥歸　羣鳥養羞

侯巽外　大夫萃　卿大畜

秋分八月中兌初九　雷收聲　蟄虫坏户　水始涸

公賁　辟觀　侯歸妹内

寒露九月節兌九二　鴻鴈賓　雀爲蛤　菊有華

侯歸妹外　大夫无妄　卿明夷

霜降九月中兌六三　豺祭獸　草木落　蟄虫俯

公困　辟剝　侯艮内

立冬十月節兌九四　水始冰　地始凍　野雞蜃

侯艮外　大夫既濟　卿噬嗑

小雪十月中兌九五　虹不見　天氣上騰 地氣下降　閉塞而成冬

公大過　辟坤　侯未濟内

大雪十一月節兌上六　鶡不鳴　虎始交　荔挺生

侯未濟外　大夫蹇　卿頤

此乃唐書暦志与河洛數相符而間有爻用之

巽

卦互變例

乾之互乾

坤之互坤

屯之互剝

蒙之互復

需之互睽

訟之互家人

師之五復
比之五剝
小畜之五睽
履之五家人
泰之五歸妹
否之五漸
同人之五姤
大有之五夬

謙之互解
豫之互蹇
隨之互漸
蠱之互歸妹
臨之互復
噬嗑之互蹇
觀之互剝
賁之互解

剥之互坤
復之互坤
无妄之互漸
頤之互坤
大過之互乾
坎之互頤
離之互大過
咸之互姤

恒之五履

遯之五姤

大壯之五夬

晉之五蹇

明夷之五解

家人之五未濟

睽之五旣濟

蹇之五未濟

解之互既濟
損之互復
益之互剝
夬之互乾
姤之互乾
萃之互漸
升之互歸妹
困之互家人

井之互睽
革之互姤
鼎之互夬
震之互蹇
艮之互解
歸妹之互未濟
豐之互大過
旅之互大過

巽之五睽
兌之五家人
渙之五頤
節之五頤
中孚之五頤
小過之五大過
既濟之五未濟
未濟之五既濟

互卦是卦中之卦意思極精微凡占筮者歸終於互錯綜其變但後之人精考者神明不及備卦變之用非徒六爻而已互陰互陽而變之則其變不可勝變矣予曰互体納甲飛伏之類未及致思蓋指此也要在學者理會而自得之爾

來正錄終

萬曆乙未秋授嶺北巡按之 命事竣而代任者未至以交龜之故久淹塞上簿領之暇時撮簡冊間往
聖微言後賢述錄以寓自閒以己意論撰者亦十之三四及罹癸丑之禍放逐者今八載幽憂之中又有續而裒輯者中篇下篇是也筌蹄精粗不足以塵人視聽合漫書題而既已錄焉留以爲子孫觀萬曆四十八年歲舍庚申孟冬初吉東陽申欽書于青春寓舍